

Comfort

——

职业生涯中的最大出糗时刻发生后，抚慰的夜晚。

+

“你快到了吗？”

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沙哑，语速很快，没什么感情起伏。

庾澄庆试图捕捉着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里的情绪色彩，迟钝一秒答道：“嗯……”

本来要一起回酒店的关头，被公司安排临时要和另外两位香港来的歌手一起接受记者访问，说好的明天上午只能改成典礼结束。

他在记者会上收到短信，这位失意人在他离开之后又一个人去了华纳的庆功会，原以为可能会被闹很久，没想到似乎草草就结束了。

他匆匆扫了信息一眼就找个借口提前退场。刚坐上车就接到电话。

“你已经回去了？”庾澄庆问，对方不置可否嗯了一声后，他继续道，“等着我，我现在就过去。”

他降下点车窗，解开衬衣上的第三颗扣子，宴会上他并未喝酒只是举杯时拿来做做样子，但此刻被夜风一吹，身上的热气却像是扩散到全身，想着电话里低落的声线。心里像被腌过放在火上烤，恨不得马上就到他的身边。

等他终于从车上下来，碰到冰凉的房门把手时，顿了顿首，深呼吸两次，捋顺散到额头的前发。

他穿过空旷的客厅，走进门半掩着的书房。里面只点开了盏落地灯，窗口半敞，纱帘轻轻被风鼓动。

房间里还飘着没有散去的酒味。

王力宏坐在窗边的皮制沙发椅上，背风逆光，看起来像一尊凝固的铸像。看到他进来，那尊雕像终于动了下，他把手里握着的移动电话放在桌面上，没有说话。

庾澄庆看着桌面上的一摞cd，旁边摆着喝了一半的苏打水，他的手机也摆在旁边，屏幕随着推送提醒一亮，一熄。

他整个人陷进座椅里，什么也没做，仿佛在夜里迷路的人，等着好心人来领走他。

“采访顺利吗？”他看着庾澄庆向他走过来，出声问，也许笑了下，也许没有，光线昏暗，他刚问完嘴角锐利的线条又紧紧抵起来。

他冲着沙发上的人歪了歪头：“都是无聊的问题，找了个借口我就先走了。”随手把丝绒外套放到一边的长沙发上，他帮他把冻过的苏打水拿过来往杯子里斟了一些，而后慢慢坐到他腿上。

座椅很宽大，为了容纳两个人都可以卧进去的需求，由王力宏特别定制的，庾澄庆侧着身体坐在他的大腿上，举着杯子自己吞了一口水，然后递给他。

玻璃杯被接过去了，他看着他并没有喝，抬起眼帘射过去的眼神在朦胧光影里看起来孤寂迷惘，像是在黑夜中迷路的犬只。

“你喝酒了吗？不是说好了我们都不要喝酒吗。”并没有责问，反而像哄小孩的语气；

“放心，没有。”坐着的人又立刻补充道：

“去隔壁公司那边被同行们闹了一通才被放过，可能是蹭到或被酒泼到。”

“那是什么？”

庾澄庆发现桌子旁边的白色盒子，精美的墨绿色缎带在盒子上打成美好的十字结。

“打开看看。”

他凑过去把盒子抓在手里，慢慢地拆开缎带，露出里面的样子。

纯白的醋酸纸下面包裹着黑色的绸料，拿在手里轻得像一朵睡着的云。

“这是……睡衣？”

“换上。”

“啊？”

“为了我，可以吗？今天刚送到，我只想它穿在你的身上。”

讲话的同时，被他顺着前额的头发，带到脖子位置，平时温暖的大手，此刻却显得冰冷干燥。

庾澄庆盯着咫尺之间的脸，想从他脸上看出一些情绪，他还是一样的温柔，但总像覆盖着一层冰霜一样，看不懂冰面下的心绪。

“那你等我……”不等他回答，他就猛地把自己撑起来，往更衣室走去。

……

庾澄庆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确定这是一件无论怎么看，都会显得有些过分的睡裙。

墨黑色的丝绒质地柔若无骨，细细的吊带像是稍微用一些力就会断掉，裙长大概只够堪堪遮住臀部，而裙子的胸口用了一种半透明的蕾丝，团团簇簇围起来，像鸟的羽毛；美则美矣，但似乎毫无蔽体的作用。

可那位需要安慰的人说过的话，无论如何，他也讲不出拒绝。

“可以吗？”他轻轻地踏出更衣室，回到男人的身边。

室内空调开得很低，不知出于闷热还是不自在，庾澄庆仍然觉得浑身开始冒汗；他小心的发问，像一个不安的孩子。

男人的视线从他光裸的双脚向上走，顺着皮肤爬行，美好白皙的皮肤在柔和的灯光散射下，散发出珍珠一般的润泽光芒，衬得他身上的绸布面料像黑曜石一样深沉美好；他像平常一样光着脚踏着大理石地面，脚尖像是被惩罚一样委屈地呈现出内八字，粉红的膝盖在空气中微微颤抖着，髌骨位置还能看出曾经因为手术导致的疤痕，裙摆上面附近有一圈透明的纱，隐约露出了一段雪白的小腹和细瘦的腰骨，他不舍的视线来到柔软的胸口，丝丝绕绕的蕾丝装饰，在安静的空气中微微摇摆着，半遮盖住的胸部皮肤浮现出粉色的光泽感，透明纱质的部分，则因为胸口的蓓蕾略微被撑得微微凸起，随着衣服下的躯体微微喘息带来起伏，令人越发好奇地想去一探究竟……

空气太燥热了，庾澄庆几乎觉得冷气一定是坏掉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调低温度，不然压缩的呼吸和面前男人的视线，会让他透不过气。

“坐过来”，坐着的人拍了拍大腿，好整以暇地发出请求；

他听到了，却踌躇着没有动作，这身衣服实在让人迈不开脚。

“或者，我抱你？”灼热的眼神，完完全全地游移在他身体的每一寸皮肤上，他确定是没喝酒吗？

“不用……”他小心地踮起脚跟，认命似的顺着墙边挪步过来，准备像之前一样，侧坐在他腿上，可还没来得及动作，庾澄庆发现自己已经被牢牢地按住腰部，双腿被坚决得撑开，他正以跨坐的姿势正面对着男人的脸，稳稳地坐在他的身上。

男人拿起杯子，灌了一大口水，双手捧着他的脸，凑了过去；

他嘴唇上有馥郁的水果味道，他躲了一下，但男人的嘴唇已经坚决的贴了过来。

湿漉漉的嘴唇，在樱桃味的苏打水中浸泡过，异常柔软醉人，浓烈的果香味在两人的口腔、鼻腔里弥散开来，液体和灵巧的舌尖一起在他嘴里搅动作乱，庾澄庆认命似的默许王力宏勾住他的舌头，被迫咽下从他舌头下面渡过去的芬芳液体。

理智上，他认为王力宏这晚的情绪异常低落，也许并不是一个二人温存的好时机，他应该安慰他，和他聊聊，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更不是他应该去承担的问题，无论是别人的笑话，还是媒体的捉弄，让一个如此美好的夜晚变得加倍失望，他本不应该承担这一切，他并没有错，所有真诚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可按现在的情况来讲，也许相互依偎，身体的热度才是此刻最直接的一种安慰方法，让他得到另一种可以发泄的途径，他来接住他的低落情绪，再陪他渡过这个夜晚，直到他精神饱满，重振旗鼓，这也许是他此刻唯一能做的。

“他们说，我太急躁了，而且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得奖，真是一个大笑话。”火热的湿吻结束后，王力宏靠近椅背，唇上还带着润泽的液体，在黑夜中微微闪着光。

“是吗？何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挺起腰，认真的说。

“总有一天，他们会再一次的明白你有多厉害，我一直都相信。”他用手撑着男人坚实的胸膛，看着他的眼底，再一次的强调。

刚刚那个吻，似乎调动起情绪低落的男人兴趣，他感觉到臀部下方，强壮的大腿渐渐绷紧，他穿着让人脸红的睡裙，几乎是光裸着双腿贴着男人的西裤，隔着质地良好的布料，渐渐有惊人的热度在往他双腿之间蹿出火苗。

“你的才华，天分，多年日积月累的经验 and 沉淀，你展示过了，大家都听得到也能看到，那些都无法否认啊~”

王力宏看着面前的人穿着极致诱惑的衣衫，却又极度认真严肃地说这些安慰之语，宛如无法被沾染分毫的圣女，这种反差让他无奈地笑了，这个笑容带着释放的味道，他终于开始真正地感觉到放松了一些。

“我只要你明白就好。”他突然坐起身子凑近，用修长的手指探入他双腿之间，开始在柔嫩的顶端搓弄。

然后他扭开几粒衬衫上的衣扣，另一只手慢慢抬起来，食指和中指温柔的摸着庾澄庆的嘴唇，用动作示意他张开嘴。

庾澄庆极力忍住下身的的不适吞下不稳的呼吸声，眼睛里闪出水光，用眼睛询问对方“要这样吗？”

得到的是不容置疑的肯定眼神。

他顺从地张开了嘴，修长的手指顺着他的舌头滑入口中，他完全说不出话，只能透过耷拉下来的发丝看着对方，安静幽暗的书房里除了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只剩下湿润响亮的吮吸声。

喝下的液体似乎没有经过胃部消化就已经由身体的内循环系统送到皮肤表面，庾澄庆的身上渗出一身细汗，他看到对方也是，果味的液体蒸发到空气里，像干燥的燃料库被引爆的前一刻。

他开始感觉到身体内部拉紧的燥热感和鼻腔的荷尔蒙味道。

庾澄庆大大的眼睛不断凝聚起水光，在泪水滴落下来之前，嘴巴里的手指终于被主人抽出去了，被舔得足够湿滑的手指寻到他的身下，开始帮他润滑两腿间隐秘的花心，他只能尽量抬高自己的上半身，给那只手足够的进出空间，随着抬高的动作，睡裙下摆里，若隐若现出雪白的小腹曲线，让男人的眼神又变得灼热了几分。

他在爱人的面前直起大腿，用一个有些难堪的姿势，身体前倾，允许他用手指开拓自己，全身除了一件贴着肌肤的睡衣之外，什么也没穿，可眼前的爱人还穿着为了晚宴浆得笔挺的雪白衬衫，对比之下，明明是在他的完全操控之下，此时的他却像毫不羞耻求欢的那位。

他舔了舔嘴唇，扶着王力宏硬邦邦的胸膛稳定住自己，气息飘忽着开口：“你好过分……到底要怎样……”

虽然姿势羞耻加精神紧张，让他很难放开，但男人的手指在身体内部的开拓开始显出成效，进出的越发顺畅……谢天谢地，再久一点，他就撑不下去了。

“可以吗？……我很难过，你说了要陪我；”男人故意放慢动作磨着他柔软的前端一边问着；

庾澄庆的心马上软了。

他呼出口气，几乎颤抖着低下头靠在男人怀里，侧着头蹭着他颈部的皮肤；

“请……坚持下去，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他们早晚都会和我一样，知道你有多好……恩……”

说着话，男人拉开拉链，完全硬挺起来的阴茎对准自己湿热的肉洞，被扶着腰骨，缓缓地坐进去了。

过程有些困难，他很紧张，穿得衣不蔽体，以这种面对面的距离做还是第一次，即使润滑已经足够到位，可他的尺寸又那么大，加上正在失意情绪不上不下，他莫名的觉得有些害怕，不知道会被带到什么地方。

“不。”像个大型犬一样的男人一张手就把他整个圈进怀里，嘴唇贴着他的颈侧，声音像埋起来一样沙哑，“没有人能像你一样。”一双的手掐住他的腰，带着他在他的胯上坐下，起来，又坐下。

怀里的人和平时不太一样，一样的乖顺，可很少愿意这么主动的迎合着他的要求，面前的雪白的皮肤在美好的衣衫下，散发出清冷又甜蜜的气息，静静地诱惑人心。

他小心的捅入进熟悉的甬道里，抱紧着怀里的人，珍惜这一晚的限定福利。

“他们也不会知道你在我怀里的样子。”他哑着嗓子说着；

“……拜托，在讲什么啊……”庾澄庆无奈地摇摇头回抱住他。

为了方便对方来回进出，他挺起腰部，向后倾斜一个角度，没有着力点，全靠对方强有力的手臂支撑他才没有倒过去。

“接着说。”一个深入的挺进后，王力宏舔着他脖颈间的汗水说，浅浅地胡茬每一次扫过光裸的皮肤，都让他忍不住地打颤。

“嗯？”大脑里的氧气几乎都被抽离出来，正被上下顶弄的他迷迷糊糊明白对方的意思，在冒白光的意识里找到刚刚断掉的线头，喘息着接着想应该从何说起；

“拜托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仰头，喉咙拉长一个弧度，好让呼吸更顺畅些，夹杂在呻吟声里断断续续地说，“我的样子……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谁也没有资格成为旁观者……除非我们认为时机合适，那我也会愿意和你一起，再想想看怎么做……啊……”

起初，他还能跟随对方的律动勉强配合，但是随着他越说越多，他渐渐跟不上身体内部的节奏，他不知道王力宏是怎么在疯狂的撞击还能不断的逼问他讲话，然而没等他说完，他突然抱住他站起来，把他抵在旁边的墙壁上，借着墙壁的推力更深的埋进他身体里，好像这样就能离他近一点，再近一点，久一点，再久一点。

光裸的后背狠狠撞在墙壁上，又弹回一副肌肉结实的怀里，王力宏用力的把他的肩带扯下来，露出光滑的肩膀，他猛力的吸吮着他锁骨窝的皮肤，逗得他颤抖个不停，庾澄庆觉得那细细的吊带一定被扯得断掉了……好可惜……而对方却除了胯间的拉链，所有衣物都还完完整整，细嫩的皮肤夹在粗硬的棉布衬衫和冰凉的墙壁之间，裸露的皮肤摩擦的发痒，裙摆下的皮肤热的发烫，在大力的挤蹭中被沾上了淫靡的气息，他小心的咬着嘴唇，还是忍不住泄露出破碎的呻吟。

第一波剧烈的快感侵袭来，他控制不住的剧烈收缩着甬道的嫩肉，被绞紧的爱人低低喘着粗气，托着小巧臀部的双手忽然使劲按紧两边的臀肉，让中心湿粘的肉穴夹得更紧，粗胀的性器狠狠擦过他体内的敏感点，一次又一次的用力刺激着。

庾澄庆不禁失控地喊出声，抓住爱人的肩头。

不停摇晃的视线有些模糊，他应该流了很多眼泪，恍惚中他看到面前的人彻底兴奋起来，稍长的发梢滴着汗水，眼神像要把他钉住不放，在他耳边性感地粗喘。

王力宏被眼前娇小身体里高热湿润的甬道夹得头皮发麻，他十指都陷进了那迷人的软弹臀肉里，用力把入口掰得更开，努力咬了几次牙才克制自己别一股脑地射进去，想到在这个特殊的夜晚，爱人愿意乖乖地由着自己摆弄和打扮，还努力地取悦着自己不悦的情绪，这种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满足让情欲烧得更旺。

不急，不能急，他要慢慢享用这具好不容易才到手的美妙身体，让这一晚从低谷回到高潮。

他一边小幅度地耸动着臀部，一边伸手到他面前套弄他小巧的男性体征，试图让他放松绞紧的身体，可庾澄庆所有的神经都被体内充斥的酸胀感刺激着，他不断吐出无意义的言语碎片，像是求饶又像是喘息，勾引得他想往他身体更深处而去。

敏感的部位被爱人捏在手里缓缓撸动，小腹又持续传来胀痛酸麻的快感，庾澄庆用最后一点力气扭动着腰肢想要逃离，却被抓紧了腰按回墙上继续戳弄，粗长的阴茎反复碾压着脆弱的花蕊，他像过电一样瘫软颤抖，头脑一片空白。无法吞咽下去的口水从嘴角溢出，和眼泪混在一起，漆黑的眼睛完全失去了焦距，神情迷乱。

他在快感的刺激中弓起了腰，又被狠狠拉回来，坏心的爱人反复往他的敏感点撞上去，撞得他从阴户到小腹都开始应激痉挛，可他还过分的在他耳边讲着令人脸红到想哭的话：

“Baby我喜欢你安慰我的方式，告诉我这不是最后一次好吗……”

“我把你全身都染上我的东西……”

“不是……但……求你……” 他说不清在求饶什么，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呓语。

嘶哑的声音染上了哭腔，哭得胸前红肿的两点颤颤巍巍，于是又被男人隔着丝绸睡衣咬进嘴里，又舔又吸，他用有力的胳膊挽起他的小腿，将他的膝盖折在胸前，整个人被压在墙上深深地操弄，快感的巨浪一波又一波，间杂着疼痛与欢愉将他彻底淹没，他几乎叫不出什么声音了，只能整个身体靠着他，两手虚软地搭在男人宽阔的肩膀上，他觉得自己几乎要碎掉了。

可身上的爱人还未获得满足，继续按他喜欢的方式和力度抽插着，两手不停在他睡衣布料下湿滑细腻的皮肤上流连，爱抚，交合的水声、他的啜泣声，和男人粗重的喘息在书房里清晰地回响，最后男人掐着他的腰疯狂地冲撞，用力地射了进去，一股一股的精华几乎将他灌满、淹没。

失去意识之前他脑子里拉紧的弦终于断掉了。

“没有任何措施，一定会怀孕的。”

心满意足的人总算舍得暂时离开那具让他迷恋的身体，小心地抽离出自己，片刻后，他把几乎失去意识的人整个抱进怀里，不住吻着那张打湿的脸庞，用嘴唇舔干他腮边的泪水。

“我确实太过分了，你是对的。”

王力宏收紧双臂，将两人拥紧，角落的灯光和他们始终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夜色更深了。

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信仰，珍珠难买，金银不换。

你是漫长的历史，未知的宇宙，以及其间无尽飘落的时光。

end.

